

@ 01 嫁娶五 拜辭娘家

快滿五歲的修武穿著一身新衣，踢踢踏踏跑進來喊：「賢姊賢姊，新郎倌來啦！新郎倌來啦！」她也隱約聽到喜樂聲，趕快把鳳冠拿起來，這是她父親特為她出嫁定製的，小巧輕盈。就聽修武輕輕問她：「賢姊，你出嫁以後啥時候回來呀？」她俯視著修武一對明亮的丹鳳眼，笑著說：「再也不回來啦！」伸手在他小臉上一捏，肉嘟嘟的，她心裏有點捨不得，長姐如母，尤其是母親亡故的情形下，她對這個弟弟更加疼愛，修武也很依戀她。她看到修武眼裏有一點兒小小的憂愁，似乎很怕她不回來了，便安慰他道：「姊姊會來接修武到一個大莊園去耍，修武乖乖在家等，好嗎？」

拉著修武的小胖手，蓮碧走到門邊，向院子裏望去，這是後院，很安靜，青石板地上擺滿紅漆的箱籠抬盒，長長的槓子上紮著紅綢花，那是她的嫁妝，她知道，前後五進的院子裏，都擺滿她的嫁妝，她父親還撥了一間綢緞舖、一間鹽舖、一間藥舖給她做陪嫁。鄭家的聘禮除了通常的錢茶羊酒、金珠飾品、綾羅綢緞、四季衣裳，還有縣城附近的田地和果園。但是因為任老爺並未經管過田產，而鄭家老太爺也未

曾經商，所以兩家協商好，聘禮和陪嫁的田產商舖及其收益歸小夫妻，但是經營管理就暫時保持原狀，等小夫妻願意接手再過手。

遠遠聽著前面隱約傳來的樂聲，她關上門，走到妝檯邊坐下，仔細戴上鳳冠，鏡子前面放著她的紅蓋頭，蓋頭旁有一個小小的紅綢包袱。打開包袱，裏面是一幅白緞，她抖開它，是一條白色巴緞的牀單，中間繡著一朵巨大的紅牡丹，嬌豔欲滴。摩挲著精細的繡工，她想起母親，那樣一個溫婉聰明的女子，甚麼都做得好，她好像知道自己的命運，在生修武之前，繡成這牀單給女兒，告訴蓮碧這是她的嫁妝，新婚之夜要用的，那會兒她纔不過十三歲，剛剛小學畢業。後來她因喪母悲傷過度，在家裏休養兩年，纔繼續讀中學，到今年夏天十八歲了，剛從合江女子初級中學畢業。

修武站在她身邊，伸出手指摸著那巨大的花朵，嘴裏喃喃著：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花兒好看，賢姊也好看。」這時聽到喜娘在門外喊：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新姑爺等著上轎啦。」她們一大早幫蓮碧妝扮好，就在廂房裏等著，現在終於開始熱鬧，個個聲音裏都透著興奮。

思翰在任家恭送上迎書，就在客堂裏飲姑爺茶。任家的茶具，是專門從江西景德鎮燒製的白底紅蓮花薄胎細瓷蓋碗茶，蓮葉形的杯托、半開蓮花狀茶杯和杯蓋，十分精緻；茶葉是任家老宅石花園自家茶園特產的貴州名茶「懷茶」，茶味濃郁。

任家的情形老太爺已經給思翰講得很清楚，所以飲茶時看到一個白淨的少年不住地望他，心裏猜到是任家的二少爺修文，這少年穿著一身深紅暗花新綢袍，一雙漂亮的丹鳳眼，眼神清亮，挺直的鼻梁很是與眾不同，惹得思翰也不由得盯著他鼻梁山根處的拱研究起來，他還從未見過中國人有這樣的鼻子，正琢磨呢，聽見他的岳父大人叫：「修文，過來見過你姐夫。」那少年跨前一步，彎腰行禮，叫聲「姐夫」，一抹紅暈從他臉上閃過，便退開了。思翰偷眼看看主座上岳父的鼻子，果然跟修文一樣，心裏暗忖，新娘子莫非也是這樣的鼻子？實在想不出，這樣的鼻子，長在一個女子的臉上，會是甚麼樣子。

正想著，看見修文又從後堂轉出來，手裏還牽著個四、五歲的男孩兒，肉嘟嘟的，穿著跟修文一樣的新袍子，白淨臉兒，丹鳳眼、挺鼻梁、拱山根，看上去跟修文好像一大一小兩個一模一樣的貝殼，思翰忍住笑，對他說：「你一定是修武了？」修武花瓣兒似的嘴唇一抿，叫聲「姐夫」，然後望住修文笑。

聽到喜娘喊新娘子上轎，思翰站起身，一邊向岳父躬身行禮，一邊說：「岳丈，我們這就回去了。」任老爺和他的續絃夫人也起身，他剛四十歲，正當壯年，容長臉，鳳目鷹鼻，飽滿的雙唇緊抿，身材瘦高，站起來比思翰還高半頭，有一股莊嚴之氣，穿著一身黑底暗紅團花薄綢長衫。他的續絃夫人很年輕，眉目端正，皮膚細白，身段豐

腴，穿著暗紅銀絲繡花綢旗袍。任老爺朝思翰伸伸手，說：「好，好。」一起陪思翰走到大門口，然後又轉身進去，思翰知道新娘子要辭娘家了。

蓮碧蒙著紅蓋頭，被兩個喜娘扶著，進入客堂堂屋，唱禮聲中，有人給她腳面前放個米斗，她伸腳踩翻米斗，喜娘遞給她一把筷子，她把筷子丟在地上，從今往後，她不再吃娘家飯了。聽見筷子落在方磚地上清脆的響聲，她心裏一酸。唱禮聲提高，辭祖宗別父母，喜娘扶著她，對著坐主位的她父親，和擺在父親身旁桌子上她母親的牌位，行三跪九叩之禮，她的淚水滴下來，繼母和兩個弟弟都坐在客位觀禮。

大花轎停在任家大門外，四角出簷寶塔金頂，大紅轎槓纏著紅綢花，全覆轎身的大紅綢轎衣上，描金彩繡的金色龍鳳在陽光下晃人眼目，擠擠挨挨圍觀的人群中，思翰頭上戴著禮帽，禮帽上正中鑲著晶瑩的一塊碧玉，兩側插著瓠花，一身大紅長喜袍，胸前斜掛著大紅綢花，腳上黑皮鞋鏗亮，長身站在轎前側，等著新娘子。這會兒他纔注意到，任家高聳的大門樓，包括大門兩邊牆上，都拉起一排排繩子，繩子上掛著許多紅紙，上面寫著字。原來那是頭天女家擺了起媒酒，任家的親友故舊給任老爺嫁女兒添箱送的賀禮，禮單都抄在紅紙上掛出來，聽圍觀的人說，還有合江縣縣太爺送的呢。他心裏暗道一聲慚愧！王媽說得沒錯，他要是不回來，讓女家咋辦？讓人家姑娘兒咋辦？

等了許久，周圍看熱鬧的人群鬧鬧，太陽也曬得他昏沈沈，兩個喜娘纔一邊一個攙著新娘子出來，任老爺夫婦和她兩個弟弟跟在她身後。思翰一看，新娘子個兒可真高，恐怕也就只矮他半個頭，再頂個鳳冠在蓋頭裏，更顯得高。她的身形纖瘦，從紅蓋頭到紅衣紅裙紅繡鞋，手裏挽個紅綢小包袱，通身都是紅的，只紅蓋頭四角垂下的流蘇穗兒是明亮的金色……他不由得想起《詩經·衛風》裏莊姜出嫁「碩人其頡，衣錦褰衣……」新娘子走到大門外，圍觀的人群轟地叫好，他們從思翰的迎親隊伍一進城就跟著跑，這會兒纔看到正出。

有人拿出個墊子放在任家大門外的石板地上，兩個喜娘攙扶新娘子，讓她跪在墊子上辭家，就見新娘子對著站在門口的任老爺拜下去，拜了三次纔起身，由喜娘攙著走到轎前，鄭家帶來的喜婆揭起轎簾，喜娘把新娘送入花轎，一個小丫頭拿來一個大紅包袱放進花轎，擱在新娘子腳邊。思翰站在轎子旁，新娘子和他擦身而過時，他敏銳地嗅到一股淡淡的香味，昏沈的頭腦瞬間清明。

思翰給任家的丫頭、婆子、喜娘、小廝打賞過喜錢，告別任家，抬迎親彩禮來的挑夫們，這會兒抬著嫁妝，吹吹打打，打道回府。挑夫們迤邐拖行大半個縣城，大街沿途擠滿圍觀的人群，對思翰和蓮碧的大花轎、嫁妝指指點點。合江縣的規矩，迎親彩禮和嫁妝全都在抬盒裏露著，不能遮蓋，因此人們都已經在迎親隊伍進城時，看過了鄭家小

少爺帶來些甚麼彩禮，這會兒又擠擠挨挨，爭睹任家給大小姐陪送的「全堂行嫁」——十二鋪十二帳、衣物首飾、綢緞布料、箱櫃盆桶、鍋碗瓢篋、瓷器漆器……這件盛事會是將來很長時間裏重要的談資，人人都不想漏看甚麼。

沿著大街出縣城北門，城外的大街更加寬闊，林立の舖面門口擠滿人，直到他們走出鬧市，上了大路，還有些精力過剩的後生小子，追著隊伍跑了好遠，迎親的鼓樂隊也就不停吹打了一路。

鄭家帶來的喜婆一路跟在蓮碧轎子旁，殷勤照顧她的需要。他們夜裏歇宿在鄭家一戶莊客的農莊，就是思翰來時住過的那家，是鄭家來往縣城常住的。農莊是個前後兩進的大院，喜婆扶著蓮碧在後院下轎，思翰站在後院門口，見新娘子蒙著紅蓋頭，被喜婆扶著，款款行過庭院，進入正房……「碩人敖敖，說於農郊」……莊客一家早準備好迎接新娘子，自己搬進前院廂房，把思翰安置在前院的正房。

當晚喜婆服侍蓮碧吃飯梳洗，一切妥當，請她歇下，並且說她就睡在外間，有事儘管叫她。鄉村場鎮裏這些專職迎親的喜婆果然經驗豐富，照顧新娘子十分周到。蓮碧想到明天還得趕一整天路，趕快爬上牀，放下帳子，倒頭就睡。